

出现了！神识中的师父

77

我感到十分迷惑，且茫然。

这女子长着一张极为漂亮的脸，但却眉眼锋利。她冷冰冰的眼神扫过来，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，瞳孔中的杀气与怨恨忽然淡去，渐渐替换为疑惑不解。

「不对，不对.....你是水系天灵根，假丹状态.....不对，连灵根也有问题？！」黑衣女子面色一变，厉声诘问，「你不过一介凡人，白翎扇怎么会在你那里？！你又是如何让它顺利认主的？」

你在说什么东西？我想了想，一脸坦然：「捡的。」

话音未落，就被一把掐住了脖子。虽然暂时不知道这女子的形态到底是人还是灵魂，但总归是个十分强大且狠戾不近人情的角色。

我重重地咳嗽了两声：「好好好，你先放我下来，我告诉你这扇子哪来的。」等她放下我，我才老老实实道，「扇子是从林天樱那里抢来的。」

「林天樱？」她愣了愣，忽然笑了。这地方白茫茫的，透着一股沉重的冷意，而她原本眉目冷峻，突然露出这样鲜明的笑意，看起来有些诡异。

「原来是这样.....原来是这样。仇天，你竟然是为了她！」片刻后，她恍然道，「我怎么会让你得逞？你要给她的一切，原本都是属于我的东西。」

微怔片刻后，我突然福至心灵，恍然道：「等等，你是仇天的死对头风如是！！」

她看着我眯起眼睛：「不错，正是我。想不到这天地之间，还有人记得本座的称谓。」

能不记得吗？白翎扇就是你做的东西啊，我印象可太深刻了。

原著里，其实我从到位尾不能理解的人物，并非那些莫名其妙就爱上林天樱的舔狗男配们，而是这个风如是。男配爱上虐文女主，那都是常规操作，但这个姐姐的一些言行举止，即便是现在穿越后的我回想起来，仍然觉得捉摸不透。

原著里提到，魔界与人界制度截然不同，并非由不同人创立门派，分而治之，而是由最顶尖的几位魔修共同掌管。在有人修炼成真正的至尊魔君之前，这几位的地位都是平等的。

而所谓的至尊魔君，对应人类修士的等级，其实就指的是圆满跨过大乘期，能够直接飞升成为真仙的修士。

那个等级并不是想上去就能上去的。在仇天楚弦之前，风如是是魔族真正不世出的天才。原文里写到她的经历和成就，用到了一个词，叫作「传奇」。

她诞生于天地间，日月交汇处，魔气与阳气同时最旺盛的地方，从小便展现出非同一般的修炼天赋。用了三百年就打败了当时魔族的一位掌管者，然后顶替了他的位置。

那时，所有魔修都对这个位置虎视眈眈。风如是在位期间，整个魔界大大小小发生过几十次争端，有不少都是针对她的起义。魔界虽然是魔界，但居然还挺讲究资历等级制。像风如是这种资历没熬够，却能凭着实力坐上管理层位置的人，说一句关系户的公敌都不为过。

总之，那个时候很多魔界的人想让她下去，有更多的人想让她死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风如是撕开空间裂隙，从天地尽头的蓬莱岛抓出一只凤凰和雪青鸟，杀死它们后，用骨头、羽毛和血肉锻出了一柄神器。

也就是，白翎扇。

78

除去主材料之外，当时的其他材料也是她从蓬莱岛上拿的。蓬莱岛，号称人界离仙界最近的地方。但事实上，除了风如是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第二个人成功到达过那里。

白翎扇出世后，再也没有人不服风如是，因此她度过了掌权后最轻松稳固的几百年。再然后，仇天出生了。他就像一个

bug，或者一个升级版的风如是，从出生后到修炼有成，然后与她平起平坐，也只用了三百年的时间。

魔族中人窃窃私语，未来的至尊魔君，定然会从这两人中诞生。但又只能诞生一位，所以风如是和仇天的梁子就结下了。包括后来她在仇天吞噬极阴火之时偷袭他，导致他陨落——

等等！我悚然一惊。

不对啊，如果仇天已经把风如是囚禁在这里很久了，那之后她是怎么出去，又怎么偷袭仇天的呢？原著中林天樱来到这里，取了异火极焰就走，完全没有提到这个诡异的光球和它的内部空间，更没说这空间里，竟然关着风如是。

我说：「我不但记得，我还知道你是个天才。但是我有点好奇，白翎扇到底为什么只是个半成品呢？若你真的去了蓬莱岛，为何不将所有材料都找齐全，然后直接做个成品出来呢？」

风如是看着我，一时没有说话。

我被她那双沉冷的眼睛看得浑身发毛，不自觉地咳了一声：「怎么了？」

「你怎么会知道，白翎扇是我锻造而成？」她说，「你怎么知道，我曾经去过蓬莱岛？」

.....糟了，说漏了。

我浑身僵硬地站在那里，大脑飞速转动，试图找出一个合适的理由，解释这件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忽然觉得身上多了点什么，低头看看，居然是一身衣服。

风如是皱着眉说：「你先穿件衣服吧。假丹修士也敢来这里，真是不要命了。」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觉得这个姐姐的语气里，竟然透露出一丝温柔。

也许是这点温柔给了我勇气，我咬咬嘴唇，第一次在这个世界吐露一点真相：「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，我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——但也仅限于知道，却不知道怎么去改变。」

风如是怀疑地看着我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抬手指着这片白茫茫的空间：「这里，就是异火极焰的内部吧，对不对？十万大山边缘那团白色的光球，就是异火极焰。风如是，我知道你的生平……」

我把还记得的原著剧情中有关风如是的部分直接背诵了一遍，然后问她：「现在你相信我了吗？」

风如是沉默半晌，终于开口问我：「你是为异火极焰而来吧？目的就是为了解补和完善你的假丹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我可以帮你，甚至可以帮你用这里的材料，继续优化白翎扇。小姑娘，我能被仇天设局骗到这里，就是因为我在找材料

——白翎扇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，它是不可能真的被补全，成为成品仙器的。这天地间最接近仙器的两样法宝就是白翎扇和斩灵剑，但它们却也永远都不可能真的成为仙器。」

这段话的信息量太大，我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。白翎扇，就是风如是炼制的、现在已经成为我本命法宝的这玩意儿；斩灵剑，不就是林天樱那柄仙人从仙界赐下的神器吗？

「可斩灵剑本来就来自仙界，为什么不算真正的仙器？」我问风如是。

「仙界，呵……」她轻轻笑了一下，「别人说来自仙界，你就真的信了吗？」

这不是别人说，这是作者说的啊！

当然这话我只敢在心里呐喊一下。

「可是为什么，白翎扇不能成为真正的仙器？」

风如是沉默了很久，说：「因为这个世界有问题。」

「？有问题？！」

「你方才问我，为什么不在蓬莱岛上将所有材料找全，然后直接炼一柄成品仙器，是吗？」她轻轻勾了下唇角，「那是因为，世界上根本没有蓬莱岛这个地方。」

我惊呆了。

这一连串信息直接把我砸蒙了，好半天我才磕磕巴巴地开口：

「可是，凤凰骨和雪青鸟羽毛是从哪来的？人界和魔界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啊？」

「为何不可能？只要气运值足够，你想要的任何材料，都能够在这三界之中找到。但唯有仙界，是存在于气运之外的地方。」

说完她直接席地而坐，开始耐心跟我科普：「气运，又叫命数，它不能保证你能走多远，但却能在本质上决定一个修士可以获得的帮助，比如法宝、材料、丹药甚至.....机缘。」

我有点疑惑：「那怎么才能提升自己的命数或者说气运？」

「最基本的，提升修为。修为越高的修士，命数累积越高。在修炼之外，还有许多途径能够提升命数，比如顺应天道而为。逆天道而行，命数会减弱。」

这已经是我第 N 次听到这个词了：「天道究竟是什么？」

原本以为风如是能解答我长久以来的疑惑，没想到她也是叹了口气：「没人知道天道是什么。但当你要做什么关键性决策时，内心会隐约有个指引的声音，仔细点就能感知到。那就是天道给你的提示。」

这就有点玄学了。我回忆了半天，发现自己从未听到这样的声音，可能因为我是穿越过来的吧。

科普完之后，风如是接着道：「我可以帮你，但当你吞噬完异火极焰之后，需要帮我将心火锁链解开，放我出去。仇天设局将我骗到这里，又囚禁我这么多年，居然都是为了林天樱——我定要出去找他清算这笔账。想拿我的东西，先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命数吧。」

我低头沉思，仇天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在之前陆流突然翻脸的时候，好歹也算帮了我一把。我就这么把他的仇人放出去对付他，会不会显得有点恩将仇报？

风如是仿佛看穿了我的心事，淡淡道：「放心，我只是想让你放我出去，倘若你觉得内心不安，大可以去告诉仇天，我风如是回来找他算账了，让他保护好自己，还有那个林天樱。旁的事情，我都不用你做。」

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觉得不答应她我都说不过去。况且她提到林天樱，我就突然想起现在仇天对林天樱的态度变化，说不定还有瓜可以吃吃。

见我答应下来，风如是露出了满意的神情。她侧身让开，打出一道灵力，从身后的茫茫白雾中扯出一丛细小的火焰。那火焰红蓝交织，周围的空间微微扭曲，看上去就极具危险性。

她说：「这就是异火极焰的本源火种，现在，吞了它。」

我脸色惨白：「吞.....吞了它？姐姐你是认真的吗？它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危险，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凡人.....」

听我絮絮叨叨磨磨蹭蹭，风如是不耐烦道：「你难道不是为了找回修为而来？让你吞你就吞，难道我会害你不成？若你死了，我又等不到下一个带着白翎扇的人进来，岂非要永远困在这里？」

我一听很有道理，在心中默念三遍老子要当着陆流这厮的面宰了林天樱，给自己鼓舞士气，尔后一咬牙，伸手抓住了那枚火种。

想象中的剧痛并未传来，反而有股凉意顺着手心流淌到心脏。四周的白雾渐渐聚集过来，在我眼前堆积出一幅画面，还他妈是动图。

一片云雾缭绕的宫阙楼阁。林天樱穿着一袭素衣，打扮得像朵白莲花，冷冷地看着面前的男人。

林天樱说：「我意已决，必然要渡此劫，你不用再劝了。」

那男人的脸像被雾气遮掩，模糊不清，我正要细看，他们却像忽然发现了我似的转过脸。

我忽然觉得这个画面，十分眼熟，眼熟得我有些想笑。接下来是不是还要有一道光甩过来，再次把我弄昏迷？

好在并没有。

那男人转过头，雾气渐散，我终于看清他的脸——

是一脸难过和茫然的仇天。

80

我大脑宕机了半天，着实已经无法理解这个剧情鬼斧神工的走向。

倘若这是一本小说，作者的脑子到底拐了几个弯，才能想到这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

原著里仇天是一个冷酷嗜血的霸道魔君，也就是和林天樱缠缠绵绵虐恋虐到她小产的时候，作者才写他眼中有隐晦的痛苦，且十分不明显，当时伤心欲绝的林天樱压根儿就没注意到，所以后面又产生了一系列误会.....

原著剧情与现在已经相处甚远，参考价值不大，但人物性格怎么能相差这么多？我鬼使神差地想起之前和仇天相处时的种种场景，觉得他虽然不算什么善良好人，但却也并不是脸谱人物刻画的那样单调。

还有林天樱，原著里她一心一意地爱着仇天，也很坚韧不拔，仿佛修仙世界的楚雨荨，虽然舔狗男配多了点，但也没有现在这样冷漠残忍。

陆流.....虽然他还是把林天樱放在心尖尖上，但如今这副笑面虎的样子，也和原著的温润深情男配不大一样。

秦绒绒就更别提了，壳子还是那个壳子，里面的魂儿早就不是原来的恶毒骄纵女二，换成了本二十一世纪悲惨社畜。

这样来看，原著中最重要的四个人物，现在已经没有一个符合原来的设定，剧情也走得分崩离析，林天樱的机缘被我拿走好几个不说，连仇天对她那个又爱又虐的变态设定也没了。这两个人上次碰面的时候，看上去就像一对各自出轨又碍于孩子在拼命掩饰的塑料夫妻。

既然一切都不一样了，我还能拿我目前待的这个世界，继续当成那本叫作《仙界生存法则》的书吗？

雾气渐浓，我却并没有多注意，只是站在原地，陷入了专注的沉思中。

从来到这里一直到现在，我已经在各种情况下看到了无数不知名的神奇画面，目前唯一能确认的两个，一个是陆流吃药，另一个是林天樱说她要渡劫，然后仇天想劝阻她。

这两件事，现在应该都没有发生过，那应该就是预言了？陆流吃下的那颗血红丹药，应该就是原著中提到的能强行提升自己修为并献祭给他人的药；而林天樱和仇天这一场，或许是林天樱打算飞升仙界，渡九死一生的逆仙劫，所以仇天在劝阻她？

但之前仇天昏迷时无意吐露的台词，以及他后来向我有意无意展示的立场，很明显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个画面的合理性，那么是另有隐情？

我发现自从我穿越后，原本连本格推理都不大看得懂的人，已经开始自己自由推理剧情了。正当我想得入神时，一道冰冷的女声蓦然在我耳边响起，带着深深的急促：「秦绒绒，固守心猿，你的神识要被异火极焰吞噬了！」

我猛然惊醒过来，将注意力放在神识中，果然那枚红蓝交织的火种正一步一步靠近我的神识本源。它放出这仿佛麻醉药一样的雾气令我沉溺，以忽略脑中一波一波传来的灼痛。

「操纵你的神识，反过来吞噬它。」

风如是继续说。

我打了个寒噤：「你确定吗？我可能有件事忘了告诉你，虽然我原本的神识是金丹层面，但之前经历过一场生死之战，已经和炼气三层的萌新差不多了……」

风如是沉默半晌，语气中多了几分凝重：「你没说过，我看你是假丹状态，也并未在意你的神识如何。现在再说，已经晚了。异火极焰已经进入你的识海，如果你不拼一把，只能被它吞噬，然后成为它燃烧的养料。」

「不是，假丹状态到底是什么啊？！」

问完这个问题，我没等到风如是回答，那丛火焰已经猛地扑向了我的神识本源，一瞬就将其完全包裹在内。刹那间，剧烈的灼痛从大脑流遍全身。就好像有人在我活着时硬生生撬开并敲碎了我的头盖骨，又在那里淋上了滚烫的沥青。

我抱着脑袋惨叫一声，仰面躺倒在地，随即被铺天盖地的黑暗笼罩。

「别昏迷，昏过去你就死定了。」风如是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「秦绒绒，用神识裹着火种，让它顺着你的天元脉往下走，去丹田。」

「姐姐.....我丹田里一丝灵力都没有.....」

「白翎扇会护你周全，秦绒绒，我知道你疼。」风如是说，「那就想想你最不甘心的事吧。」

我最不甘心的事.....是陆流？是林天樱？

生死一线，这一刻我忽然醒悟过来，令我最不甘的从来都不是陆流的移情和翻脸，也不是林天樱的受欢迎和事事顺利，而是我自己。我不想轻飘飘地死在这个陌生世界里，我还想回去，回到我熟悉的现实世界里，纵然每天被甲方爸爸虐，对着设计稿愁眉苦脸，可那才是我的生活。

是我平庸平凡，但此刻却只能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人生。

要回去。要回去。

回去之后我要去喝杨枝甘露，吃涮羊肉和红油抄手，还有铁板煎豆腐.....求生欲像是陡然擦出的一星火种，进而在我心头越来越亮、越来越亮，直至光芒璀璨夺目，不可忽视。

这一番下来，我已经虚弱至极，大汗淋漓。

「绒绒。」

轻微的声音响起，却宛如一声惊雷在我神识中炸响。

「陆流？！」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「你他妈怎么会在这里？不对，你在哪儿？！」

「我在你的识海内留下了一道神识留影，在你生死关头就会出现。」

生死关头？现在？

我张了张嘴，忽然觉得浑身发冷：「所以，之前金玄要杀我、凌严要杀我时……你都在？」

「……是。」

我瞬间崩溃了：「那他妈不算生死关头吗？你那时候不出来，现在老子安全得很，你又跳出来干吗？」

「那还不到时候——」

「闭嘴！」我被气得脑壳发蒙，在识海内声嘶力竭，「你给我滚，滚出我的脑子，滚出我的人生！陆流，你惹到我了，我会回去找你报仇的，你等着！臭傻 x，给老子滚蛋！」然后跟着的还有一连串脏话。

「绒绒，别任性。」陆流这厮仿佛听不懂我骂得有多难听，语气依旧严肃又温和，「你不知道异火极焰有多危险，更何况这一枚火种远不止你想的那么弱小。你不听我的，只有死路一条。」

「老子死了也不听你的。」我冷笑，「从进入三界战场之后，一直到现在，生死关头我走了多少回，而且都是你心爱的林天

樱惹出来的。你现在在这儿假惺惺的，做戏给谁看？莫不是想把我诓回去，再碎我一次金丹，把扇子拿去献给林天樱？」

陆流沉默下来。

很久之后，他说：「秦绒绒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你可以回来找我报仇，我就在纯阳峰等你。但现在，你就听我一次好不好？我不会害你。」

「哈？」我说，「大哥您跟我搁这儿讲脱口秀呐？你害我的还少了？」

「火种的力量远非你以为的那样微弱，如果直接从天元脉走，冲入丹田就是死路一条。用你的神识裹着火种，自天元脉、地凝脉、中直脉和远朝脉分四股盘旋而下，最终在丹田重聚成一团。」

我听他说得煞有介事的，似乎还挺有道理，但这人有前科，我实在不敢轻信。思来想去，我决定求助风如是。

「风如是姐姐，我刚才突然想到……」然后我把陆流说的这方法复述了一遍，又问，「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」

风如是沉默的这几秒，对我来说漫长得像一个世纪。难不成这是假的，陆流又装了副深情款款情深意切的样子打算取我性命？就在窒息般的冰凉即将填满心脏时，我终于听到了风如是的声音。

「我竟然没想到.....走这个路子。」她语气里带着一丝赞许，「秦绒绒，天不绝你，竟然能想出这样的方式来凝练假丹。你只管照做，只要撑过去，就算大功告成。」

竟然.....是真的？

我又迷惑了，在识海中叫了两声陆流，却没人搭理我。想来那道神识留影也是能量用尽，就此消散了吧。这人实在是太迷惑了，我真想撬开他脑子看看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玩意儿。

小心翼翼地用仅剩的神识包裹着火种，我将其切割成四份，然后沿着四根经脉一点一点下移。被火焰烧过的经脉直接焦黑蜷缩起来，却又很快被一股微弱的温凉逐渐修补起来，而不至于分崩离析。

是白翎扇。它数次救我于危难间，让我不至于命丧黄泉。

可白翎扇中的水溯玉，来自陆流。

这个人，这个人.....在剧烈的灼痛和一股一股涌上的凉意反复拉扯中，我疲倦地阖上了眼睛。

82

仿佛睡着后做的一个长长的梦。我看到年龄尚小的秦绒绒背着一只竹筐，一步一踉跄地跟在一个面容阴毒的男人身后。

来到一处深潭瀑布旁，那男人指挥着秦绒绒爬上半悬崖去摘一株枯黄色的药草，然后一只巨大的禽类妖兽猛地窜了出来，朝

秦绒绒扑过去。那狗男人转头就跑，留下短腿短胳膊的秦绒绒在原地腿软发抖。

然后一线光亮擦过，那只飞禽的头突然整个掉了下来，空气中若有似无的透明波动一闪而逝，鲜血喷溅了秦绒绒一脸。

斩杀妖兽的噬火重新回到陆流手里，他停在半空中，微微低下头，打量着面前的秦绒绒。他看得极认真、极专注，又好像在透过她，看到某些很遥远的将来。

「多谢仙人救命之恩。」

年幼的秦绒绒用袖子抹了抹脸上的血迹，乖乖给陆流跪下道谢。谢完又猛磕了几个头，求他救救自己病重的娘亲。

我的心脏像被什么攥紧了，陡然一痛。

陆流拿出一块玉佩和一枚丹药给她，嘱咐她将丹药喂给母亲，然后将玉佩随身戴好，他会她十二岁那年来这里接她，领她拜入师门，做他的关门弟子。

秦绒绒点点头，一脸单纯的感激。陆流摸摸她的头，又叮嘱了两句，转过身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他脸上忽然涌现出巨大的悲恸，可这其中又夹杂着一丝若有似无的庆幸。

他到底在搞什么鬼？

我迷惑地眨了下眼睛，这一切就仿佛水波一样碎裂开来。四团火种已经走完了我千疮百孔的经脉，我也已经疼得发不出声音。这中间曾有无数次我已经疼到想要放弃，但终究是那一丝

不甘和求生欲将我救了回来。火种们在我丹田上方重新聚成一团，一明一暗地闪烁着。

火种下方，一点金光以和它同样的频率闪烁着。

我想起来了，这就是在蓝玉城中一度令我感到迷惑的光点。

「那就是你的假丹。」风如是的声音又一次响起，「只要你能成功将假丹和异火极焰结合，你就成功了。」

我忍不住问出心中疑惑：「可是，假丹到底是什么？」

「你知道你的灵根是有问题的吗？」

风如是突如其来的一句话砸下来，直接把我砸蒙了。我张口结舌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磕磕巴巴地问：「怎么会……我是水系天灵根啊！」

「你是水系灵根没错，但这是假灵根——不是四五灵根那样的伪灵根，而是假灵根。」风如是说，「有人在你出生前，就在母体中打入了半枚极珍贵的水溯玉，用水溯玉的灵力温养出胎儿假的水系灵根，却根本无法修炼。」

「我见你竟然曾结成真金丹，想来是有人一路助你修炼，强行将每一次大等级时需要的灵力灌入你的假灵根中。但这样不能长久，最多修炼到金丹后期，若是强行结婴，你经脉过于脆弱，根本承受不住这样巨大的能量，只会爆体而亡。」

我麻木地看着她：「有什么办法，可以救活我？」

「有。用外力强行碎金丹，将灌注的灵力重新散入经脉和四肢中，只留本源那枚假丹。等时机成熟，重炼金丹，再将四散的灵力收回，一举凝成元婴。」风如是说，「但你经脉仍然脆弱，想要结成元婴，只能用两个办法强化经脉。」

「第一，便是进入天地难寻的玄冰洞闭关，洞中稀有的冰系能量会一点一点稳固你的经脉，直至元婴水到渠成。但这样即便元婴大成，你也至多能修到化神，再不可往上。毕竟始终还是假灵根。」

「第二，便是你如今选的这条千难万险的路。」风如是冲我笑笑，眼中闪过赞许的光芒，「一路走到这里，历经数次生死，将灵力、神识甚至体力都消耗殆尽，却也将承受力开发到极致。然后通过与水系灵根属性截然相反的异火极焰强化经脉，将四散藏进血肉里的灵力都尽数逼出来，结成真正的金丹和元婴。这时倘若你能找到天地间仅剩的半块水溯玉，便能和你的假灵根结合，变异出新的、却也是真的变异灵根，冰灵根。」

她微微一笑，将手中一块淡粉色的温润石头抛到我手里：「你很幸运，这世上最后半块水溯玉，伴随异火极焰而生，就在此处。」

「天地间只有一块水溯玉？」

「没错，半块在你体内，半块在你手中。」

我握紧那块石头，用力咬了咬嘴唇：「怎么可能？白翎扇中不是已经锻进去一块吗？」

风如是嗤笑一声：「那是三界长久以来的误会，总把其他材料当成水溯玉。可水溯玉哪有那么好得到？它甚至和气运、和天道没什么关系，谁也不知道怎么得到它。」

「锻进白翎扇中的，其实是一块温灵养魂玉。这东西同样十分珍贵而且难得，若非它一直护着你，你早就该神识爆裂而亡了。」她说，有些好奇地扫了我一眼，「说起来，到底是谁如此精心为你谋划，这般上心，可真是太过难得。」

我浑身僵硬，无法动弹，几乎要站成一尊雕像。那喑哑的声音响起后许久，我才意识到是我发出的。

「是.....我的仇人。」

83

我与风如是席地而坐，沉默以对。那枚火种在我丹田上方摇曳，仿佛夜里跳动的烛火。

说是席地，其实也不大准确。风如是跟我说，这里实际上是一片虚空中的空间，由异火极焰本体开辟而来。虽然没有白翎扇中的空间大，但却异常稳定。

我悚然一惊：「白翎扇的空间不稳定吗？」

「是，若你长期在空间中待着，说不定会被突然冒出的空间裂隙切成两半，形魂俱灭。」

「.....」我揉了揉胳膊上的鸡皮疙瘩，言归正传，「若我现在将异火极焰与假丹炼化，会有几成概率成功？」

「水溯玉常年与异火极焰伴生，两者契合度极高。有它帮忙，三成概率总归还是有的。」

「.....」

我真情实感地赞叹：「真高啊。」

风如是撑着下巴，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我：「你方才说，那个从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布局，步步为营、精心为你谋划的人，是你的敌人？」

经历过之前那一场生死边缘的徘徊，风如是都未曾对我下手抢夺白翎扇，我开始相信她是真的对我没有恶意，而仅仅只是想找仇天报仇而已。想到这里，我心情顿时放松不少，半开玩笑道：「姐姐，你可是魔君，不要这么八卦。」

「并非我好奇，只是感到疑惑。」风如是说，「在遇到你之前，我从未见过这般奇特的人族修士。」

「我怎么奇特了？这听上去可不像个好词儿啊.....」

「方才吞噬异火极焰，操纵其沿经脉运行时，你的神情极度痛苦，却丝毫没有心魔入侵的征兆。要知道人族修士与七情六欲伴生，在虚弱与痛苦时，最易心猿失守，进而被心魔吞噬。」

我思考了一下：「可能是我之前也过得不怎么好的样子，所以已经习惯了这种痛苦？」

风如是不置可否，又道：「再说你提起那个仇人时，却并不像是单纯的仇人，表情颇为复杂。」

默了一默，我坦然承认：「好吧，他的确不单单是我仇人，而是我师父。且我与他之间，的确有一些爱恨交织的过往.....」

不过，都过去了。

我并非执着之人，也做不来沉溺于过去无法自拔的行为。纵然陆流有一千个理由，一万种借口，也不妨碍我从此与他站在对立面。

他可能确实对我不错，也帮我规划了一条完美的修炼路线，下次见面时，我也会问问他不辞辛苦帮我搞出这假灵根的缘由。

但我也相信，如果我和林天樱两个人里只能活一个，他一定、一定会选择林天樱。

默然无言了许久，风如是突然道：「你跟我倒是挺像的。」

「诶？」

接着，她爆出一个惊天大八卦：「我曾喜欢过仇天。」

「啊？？！！」

「不过，只有三天。」风如是说，「上万年，魔族动乱，无边炼狱中的囚犯勾结族中叛徒，想夺了我和仇天的权，自己翻身做主。」

她一脸坦然地跟我讲着原作者都没写过的魔族秘辛：「我与仇天被困裂天渊，腹背受敌。原本还是处处作对的敌人，他却率

先求和，愿意率先将后背毫无保留地交给我，换取我的信任。然后，我同意了。」

「那三天，我们在裂天渊中，杀了足足上万名族人叛徒，这中途始终将后背交予对方，并未有丝毫担忧。三日后，援兵赶来，我与他得救后平息叛乱，便又马上翻脸，各自为敌。」

我说：「姐姐，你们这是相爱相杀啊。」

「也许吧。」风如是出神地望了一会儿白茫茫的空间，回过神来，拍拍我的脑袋：「好了，你神识与体力应该已经回复完毕，接下来，就开始准备融合火种、假丹与水溯玉吧。」

我点点头，忽然想到了什么：「但这里，不是本来应该有完善.....啊不对，是优化白翎扇的材料吗？」

「就是水溯玉啊。」风如是说，「若你完美融合这三者，白翎扇便会与水溯玉合体，彻底成为你的本源法宝。到那时，你才能完整发挥出它的力量。」

我恍然大悟，咬咬牙，从她手中拿过水溯玉，将它内沉入丹田之中。毕竟只有三成概率，所以我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丹田内的情况上，并未再注意外面的事情。

风如是轻轻叹了口气，神色复杂：「原来，白翎扇的出现.....竟是为了你。」